



在心灵与想象之上(三)

□ 范德平

馆长史戴娜，是一位上了年岁的妇人，身形有些佝偻。她亲切和蔼，为我讲述了叶芝与死来沟的渊源和他家族的故事——

故事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那时，经营布匹生意的祖父，乘“新教徒占上风”之机，从英国移居到了爱尔兰。父亲早年毕业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创建的都柏林三一学院。他迎娶了死来沟“最美的姑娘”苏珊。1865年6月13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都柏林郊区一家医院里出生，他就是大诗人叶芝。

展厅里有一幅油画显得特别珍贵，是九岁的小叶芝肖像，是他父亲的手笔。那画上的颜料已被漫长的时光所氧化，不如当初鲜亮了，这反倒使古旧的油画看上去更像伦勃朗的低调用光。

诗人的父亲是个不安分的文艺青年。放弃了在世俗眼里必定会过上优渥生活的律师行业，转而去伦敦学习绘画，后来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画家。父亲对小叶芝在文学方面以一本《古罗马诗选》喂养。

对于叶芝与莱小姐爱情故事，史馆长更是津津乎有味其言：二人的相识最初也是因诗歌的结合——二十四岁的叶芝，在一株苹果树下邂逅了他一生的挚

爱莱德·冈。莱小姐因敬仰他的诗歌的才华与他见面。在叶芝眼里“她光彩夺目，仿佛自身就是洒满了阳光的花瓣”。

在叶芝笔下，莱德·冈是五月绽放的玫瑰，是碧波里弄潮的白色飞鸟，是天堂璀璨的锦缎。叶芝沉溺于伊人高贵完美的形象无法自拔，他说：“我所有的诗，都献给莱德·冈。”

这世界上最难的一个字，就是爱。那场美丽的邂逅并没有成为一段唯美爱情的开端，三番五次求婚一次次惨遭拒绝。

叶芝为此失心疯狂，这成了他后半生感情梦魇的渊藪。做了女神三十年备胎，可以浪掷的青春有多悠长？直至年过半百还未婚娶。

他无法俘获女神的芳心，只好乐天知命，把混乱、冰冷、伤心甚至无辜的心绪写进了诗里：承担一切的伤害/无缘无故/我写啾、颤抖、瑟缩/被日光刺穿。《苇间风》《愿你老了》不知感动了多少人，却唯独没有感动莱德·冈。晚年的莱德·冈这样回忆道：“我拒绝了他，将他还给了世界。”

的确，这段爱情苦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叶芝诗歌创作灵感之源，这也成全了叶芝的诗歌。万

物消逝，从乌有流入乌有，永不放弃的惟有诗歌。他晚年说过这样一句话，现在我已经苍老且患风湿，形体也不值一顾，但心中缪斯却年轻起来。可见叶芝忠于诗歌，以迄老死。

至今，死来沟一家汽修厂的山墙上了一幅巨大的莱小姐肖像，配着叶芝的《当你老了》，还在重复着这个故事，红尘中还有无数隐约的耳语厮磨着这段苦涩爱情的传说。

展厅里除了图片，还有一些文字展板，那些洋文恭恭敬敬。“文字比语言可靠，不至于中途变卦。”史戴娜说：“后面来接替我的人不一定能像我讲得一样准确。”我附和道：“中国历来有‘白纸黑字’一说。”

纪念馆的图书展示区有各种版本的叶芝诗集，那些装帧特别的封面，好像是一扇扇门，叶芝就在里面。走进去就能和他交谈，他有时会跑出来迎接我们，于是我们在扉页就见面了。

藏书中竟有两本中文的，一本是《叶芝抒情诗全集》，是工人出版社出版傅浩翻译的，这是迄今为止，收录叶芝诗最多最全的一本集子，囊括正式结集的叶芝诗作三百七十四首。附录中还辑有诺贝尔文学奖

颁奖辞、受奖辞和叶芝年表等。另一本是蒲度戎的叶芝诗歌象征美学研究论著《生命树上凤凰巢》，主要评述了叶芝的象征主义诗歌来源、表现和魔幻美和智性美的特征……

纪念馆一楼有家莱小姐咖啡馆，刚倾听过叶芝那段旷世奇恋，进店小坐。此刻，应该让糖和奶缺席，就点上一杯焦香的清咖，于苦涩中体味叶芝诗歌中哀伤无望的意境。

文人来到死来沟，绝不会错过叶芝的最终安息之地。车子离开小镇，沿着乡间小道一路奔北。路边尽是草甸牧场，打开车窗，感受着这天然氧吧，空气中飘来的青草气息里夹杂着路边野花的芬芳。

车很快到了德拉姆克利夫村，远处有舒缓横亘的本布尔本山，脚下来自格伦卡瀑布的溪流湍急。这就是袁可嘉先生译为“鼓崖”的地方。

穿过停车场，便是一片大树荫覆盖的墓地，路口有两棵有点来头，一棵是爱尔兰美女总统玛丽·麦卡利斯所种，另一棵是英国查尔斯王子所种。墓地不大，很快就找到了叶芝的墓。他的墓算得是整个墓园里最平凡的一座，墓和碑都显得过于简单，

不过诗人的文学财富是一座真正的丰碑。

灰黑的墓碑上方，刻着他晚年作品《本布尔本山下》中的诗句：

Cast a cold eye
On life, On death
Horseman Pass by
他的灵魂在自己的诗句下面长眠。这句诗已有多种中文版本，译法各不相同，我把它翻译为：
冷眼旁观生与死，
走马观花且前行。

我执拗地认为：惟有如此，才能看出叶芝对死亡的态度，惟有如此，才配得上他方正工整的墓碑。

此刻，我特地打开保存在手机里的录音文件，那是叶芝自己朗读的赞美死来沟的诗作《因尼斯弗里群岛》，他的声音在墓地回响，他的声音被他听着，他的声音活着……



盐城之旅

——镇江作家协会采风行散记

□ 刘卫华

初夏的五月，阳光正好，景色亦美；天空很蓝，云朵亦美。镇江作家协会盐城采风行拉开了序幕。

大巴车，一路穿行在苏北平坦的道路上。窗外，田野黄绿相间，色彩怡人；路边，百花怒放，微风中争相斗艳；远处，楼宇相连，勾勒出一幅美丽的画卷。

而文人相聚的车内，组织者如醉如痴的介绍良渚采风的所见所得，一车人的思绪顷刻间被拉到了远古的时代：男耕女作，播种生活；夕阳西下，炊烟袅袅。一幅平和安详的原生态生活场景，让多愁善感的作家们情不自禁地沉醉其中。

这时，作协蔡永祥主席拿起话筒，深情的演唱了一首吟唱镇江的歌曲：归乡。歌声，在震耳的掌声中久久地飘荡在车厢里。文人的相聚，就是这般的忘情，这般的富有诗情画意。

采风的第一站——参观中华麋鹿园。导游介绍说，当年在八国联军入侵后，麋鹿便绝迹了。80年代后期，英国政府送给我国37头麋鹿，国家决定在大丰建设中华麋鹿园。经过几十年繁殖，现已发展到7000余头，而全球仅存万余只。麋鹿又称“四不象”，公者性情暴烈。

在麋鹿园中，一般通过鹿王角色的角逐，约有20%~30%的公麋鹿会雄居鹿王霸主地位，过着妻妾成群的生活，而余下的60%~70%的公麋鹿则只能充当观众的角色。过上一二年，公麋鹿间又会再经过角逐产生新的鹿王，如此一直延续循环。

麋鹿园很大，管理方修建了众多水面、水塘，种植了大量树木，形成了面积辽阔、生态平衡的麋鹿生活区。整个园区郁郁葱葱，道路整洁，观赏性和休闲感很强。

离开麋鹿园，采风团来到了慕名已久的荷兰花海。以海来形容这里的花展，完全不为过分。刚进大门，仿佛进入了花的世界，姹紫嫣红，漫山遍野，形状各异、颜色各异的各种花儿令人目不暇接。整个花海环湖而建，错落有致。近湖边各种岩石上布满了造型各异的花的盆景，配以人工形成的雾气。缭绕飘浮的白雾轻抚着娇柔妩媚的花朵，那场景如梦如幻，胜似仙境。

陶醉其间的镇江作家，尤其是女作家们，一下被花海的美所吸引，被花的艳丽而折服。花海，让大家真正享受了一场美的盛宴、花的大餐，领略了一次养心怡人的视觉欣赏，情不自禁地流连其间、沉醉花中。

离开花海，一路向盐城飞驰而行。车进市区，尽管已有了盐城变化一定不小的心理准备，但未曾想这个我多年未去的苏北大都市的市容和街景，给了我远超预期的强烈的震撼！透过车窗，目光所及之处留在心底的是连成一串的赞叹。

街道，整洁整齐，难觅一处垃圾；路边，电瓶车排列整齐，难见乱停乱放的乱象；两侧，高楼林立，互托互依，大都市的视觉冲击力让你无法抵御；街心花园、城市绿地、市民公园星罗棋布，给城市以安宁的绿色之美。盐城，正以一种后发而上的势头跃然而起，令来自苏南的我们纷纷投去赞许的目光。

翌日，是本次红色之旅采风行的重头戏，参观新四军纪念馆。1938年4月28日，新四军东进支队挺进苏北，铁军敌后抗战的斗争由此拉开序幕。

走进大厅，瞻仰那一幅幅历史感极其厚重的照片，感慨万千。数万铁军，面对强敌，灵活出击，取得了无数个大小战役的胜利，抗击了日伪军的重重围剿，牵制了日寇的主力，为全国抗战的全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没有将士的浴血奋战，何来今天的幸福生活，又何谈中华民族的奋勇崛起。

步出展厅时，墙上的显示屏正播放《新四军军歌》。历史不能忘记，英雄不可忘却。激昂的军歌声声入心；继承革命传统，以生命以热血为祖国的繁荣、国家的富强而奉献一切。

此刻，我更加领悟到中央要求层层级级组织开展红色之旅活动的良苦用心了。置身在那用鲜血、用生命绘就的历史中，仿佛又听到了那冲锋的呐喊声、嘹亮的军号声、战车的轰鸣声、炮弹的呼啸声，看到了先辈们充满期盼的目光、宁死不屈的身驱、大义凛然的神情、冲锋陷阵的身影。这场景这声音，于新时代的千万接班人而言，是信念铸就的源泉和奋勇向上的动力。

采风行的最后一站是游览大纵湖。大纵湖是苏中里下河地区最大最深的湖泊，面积30余平方公里，湖形呈近椭圆形，为盐城百万市民生活饮水的源头。多年前，大纵湖湖水污染很重，垃圾遍湖，生态环境很差。盐城市政府斥资2.5亿对整个湖区进行了全面整治，由此大纵湖进入了生态环境高度和谐的发展时期。

如今，大纵湖水清湖美，湖区内各种植物多达120余种，野生动物50余种，被人们誉为“水乡桃源”。

大纵湖的美，必须近距离地感受，以亲水近水的方式去拥抱，融入湖水的怀抱中，置身迷宫般的芦苇荡里。

悠悠小船，轻掠湖面，载着我们向湖中飘去。当进入芦苇迷宫后，一缕缕带着芦苇叶香气的湖水的气息扑面而来，很清纯又很浓郁，沁人心脾，醉人心田。

融入这湖水清秀之气的氛围中，你顿时感觉到了大自然的馈赠是那么的美好。心安静的静了下来，身轻缓的放松开来，人回到了小时候的时光。宁静、轻缓、自然、清新，真想让自己永远的停留在此时此刻。

大纵湖的美，在于其充满灵气的广袤湖面和谐自然的生态景观。

湖水一望无际，氤氲闪着波光；芦苇相依相拥，平添几分幽静；近岸葱郁绿植，竟相依水而秀；千万飞禽动物，点缀湖光美景。有水的地方，一定美景相依相存；有好水的地方，一定会造就天下盛景。

大纵湖如一颗巨大的明珠，在苏中大地上闪烁着耀眼夺目的光芒。如“水乡桃源”，享誉四方。

短短两天的采风，虽是走马观花般的参观。但在走走停停中，在匆匆一瞥时，在偶尔驻足的凝视里，在与历史的碰撞和现实的相拥过程中，还是收获了很多很多。有灵感的一现，有火花的一闪，有深远的思考，有灵魂的震撼，有前瞻的感悟更有激情的涌动。

采风的目的是什么呢？应该就在于此，让你在行走和穿越中有所思所想所悟所感所知，让你产生不能自己的创作激情，创造出一流的传世佳作。

镜头里的情怀

——关于《劳动颂》与孙悦萌拍摄

□ 景广权



赤膊的汉子，将百斤重的石块高高举起，奋力砸向木楔。如此反复，经过筛、磨、炒等十多道工序后，最终出油。

这个传统的榨油方法，在榨油工人举起石块的瞬间定格，整个画面充满动感，令人震撼。

在密密匝匝的钢筋丛林中，

五个戴着头盔的工人分两层站立。他们用舞蹈般的姿态，在“丛林”中彼此配合，辛勤劳作。这个高空作业的画面，定格于正在建设中的五峰山长江大桥，作者名之为“钢筋上的舞蹈”。

《点焊女工》《起秧》《山路上

间》《带着孩子去上工》……

走进镇江市文化馆，走进《劳动颂》摄影展大厅，一个个精彩瞬间，一幅幅生动画面，一处处动静场景，汇成一股股逼人的气息，让我这个参观者振奋，震撼。

在光与影的交错中，劳动引领我们窥见现代人类的生活河流。

劳动产生人类，产生人类文明，劳动是生活的底色。我们的生活所以能够丰富多彩，人类文明得以不断进步，正是因为无数个普通劳动者的辛勤劳作。他们最容易疏忽却又不曾忽略，将镜头始终对准他们，这是摄影人的一种情怀。

孙悦萌正是具有这种情怀的摄影人。

历时20多年的拍摄，从积累的近5千张有关劳动题材的照片中，精心挑选出102幅（组），构成一个场面阔大、内容丰富的劳动舞台，向读者提供了横跨时空的劳动群像。

这组劳动群像，时间上，跨度20多年，不能算长，但在劳动方式飞速变化的当今时代，这20多年便具有了历史沧桑的意义。

空间上，无论天南地北，城市农村，工厂车间，田间地头，一个个劳动的场景，一个个劳动者的身姿，都在自然的状态下被定格，他们加在一起，构成劳动的阔大和壮美。

孙悦萌从事新闻事业40年，在新闻采访、编辑各环节无所不能。

新闻用文字说话，摄影用镜头说话。对于职业新闻人，他们用双眼观察社会，观察人生，如果抓起相机，便有了新闻的“第三只眼睛”。孙悦萌的“第三只眼睛”，始终将镜头聚焦于劳动者，并坚持，再坚持，逐渐形成一种拍摄习惯，从而让我们读到了镜头里的情怀。

用他自己的话说：“当镜头对准劳动，心中的庄严就会产生，手上的快门就会按个不停。”

这种情怀，决定了摄影镜头的关注重点，也决定了摄影人的拍摄姿态。

关注劳动与关注普通生活的变化，这是一致的情怀。《疫痕》，是孙悦萌的另一个摄影展。他从新冠疫情之初就全身心投入拍摄。街道、小区、商场、车站，所有的公共空间，以及不为人所关注的细微角落，他都报以真挚热情，投以深沉关切。他用镜头截取了疫情之下人们生活的特殊印迹，记录下人们战“疫”的丰富场景。江苏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孙悦说：“在疫情和被疫情改变了的世界面前，孙悦萌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一个摄影者所能实现的时代答卷。”

孙悦萌曾是镇江市摄影家协会主席，更是一个初心不改的新闻记者。在他的心目中，在他的拍摄实践中，劳动，就是一个取之不竭的永恒主题。

他说：“我本身就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我要将镜头对准劳动，永不停歇地拍摄下去。”



壮阔历史画卷映射的家国大义

——读梁晓声的《父父子子》

□ 禾刀



从1930年代写到上世纪80年代，从东北白山黑水写到美国唐人街，从“九一八”写到抗战再到抗美援朝，写到北大荒……

随着阅读的深入，就像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慢慢舒展，贯穿50年、跨越四个家族四代人的故事跃然纸上。

与之前狠狠刷了一回屏的《人

世间》颇寻常百姓日常烟火气息不尽相同，《父父子子》这本书中东北高氏、孙氏、赵氏，以及纽约赵氏四个家庭四代人跨越半个多世纪悲欢离合的背后，始终有一个大写的“家”，即国家。

而投射在这个大“家”上面的，则是四个家族同仇敌忾、无以割舍的民族大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故事时间跨度半个多世纪，前后涉及四代人，没有一个角色贯穿始终，家族传承才是这个故事叙述的重点。

四个家族中，高家分量最重，几乎经历了各个重大历史事件。

早年高家深耕东北特别是哈尔滨，“九一八”后日军侵占东三省，高家面对淫威没有妥协，而是放弃不切实际的实业救国梦想，一面巧妙地与日军周旋，一面支持地下工作。正是高家的这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孙赵两家亦深受感染，前仆后继地投入抗战一线。

抗日战争的烽火同样烧到了

海外华人的心上。

唐人街青年赵世杰原本有一个音乐梦想，得知民族危亡消息后，放下进入百老汇的难得机会，毅然参加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最后以身殉“国”。

这里的国之所以打上引号，是因为赵世杰对自己的身份一度颇为困惑：“我们唐人街出生的青年，若说自己是中国人，其实已经不是了。若说自己是美国人，美国又不待见我们。”

不过，身份的困惑并未成为投身抗日大义的障碍。赵世杰参加飞虎队有两次“瞒”，一次是瞒着家人私下报名参军，另一次是瞒着家人提前启程，前一次瞒是民族大义驱动使然，后一次瞒则是因为不忍目睹离别的悲伤。

相较于父亲高鹏举在国内的“土生土长”，高坤从小在唐人街长大，回到国内的高坤似乎缺乏充足的思想准备，当挫折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时一度失忆，之后前往苏联才医好这一创伤。

高坤的失忆更像是他思想的一次重构，而前往苏联又像是他精神的一次重塑。自此以后，他的信仰才更加坚定，这也为他日后在面

对新挫折时不屈不挠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而支撑高坤重新站起来，恰恰是民族大义这一精神支柱。

民族危亡面前，有人挺身而出，有人怨天尤人。对此，梁晓声借赵家之口指出，“中国人不全是阿Q，阿Q哪个国家都有。要讲什么劣根性，也是全人类至今多少都有的现象。”

在梁晓声看来，唤醒阿Q虽然必然，但这并不构成个体舍弃民族大义的先决条件。反倒是，当更多的人为了民族大义舍弃生死时，可能唤醒那些麻木不仁者。

在谈到这部作品的创作初衷时，梁晓声说：“中国之近代的史，不唯苦难，不唯悲情，更有大气节，更有大勇气！”以往一谈到中国历史，更多的是苦难、悲情。但是我觉得不唯有苦难，不唯有悲情，还有那么多大气节大勇气的人物在历史中出现过。”

在梁晓声的笔下，大义大勇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无论是面对日寇还是反动势力，抑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的特殊时期，胸怀大义大勇的人总能汇聚一股股势不可挡的力量，披荆斩棘，破浪